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二

後趙

石勒弘虎世遵鑒張賓

魏

冉閔

後趙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  
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  
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  
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  
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  
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  
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



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  
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  
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  
之時多啗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  
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  
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  
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  
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

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在平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  
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  
羣盜後郭敦劉徵劉寶張睦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驤  
驢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  
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顥懼東師之  
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淵稱漢王于黎亭

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

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  
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  
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  
勒攻幽州刺史石勒於樂陵勒死之乞活田禪帥衆五  
萬救勒逆戰敗禪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  
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  
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淵冀州刺  
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

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匄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  
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匄督曰劉單于舉  
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  
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  
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匄督等素無  
智略懼部衆之貳己也乃潛隨勒單騎歸淵淵署匄督  
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  
以統之勒於是命匄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

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



勒遂陷壺關淵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彊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淵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於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禪於中丘皆殺之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

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  
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  
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達明吳豫等為將  
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  
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  
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  
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  
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

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  
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  
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  
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藜陽裴  
憲棄其軍奔於淮南王堪退保倉垣淵授勒鎮東大將  
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閭羆  
攻猪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  
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充

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淵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

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  
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  
至洛川粲出輟輶勒出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  
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  
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  
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  
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脱嚴寔等起兵  
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

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穰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瑀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

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止還弗從以  
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  
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  
賓策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岵棄郡走  
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  
軫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  
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  
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

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  
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  
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  
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欽等  
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唯範神  
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  
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  
衍清辯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



左衛何倫右衛李憚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  
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  
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  
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轅轅屯于  
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  
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  
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為從事  
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為左司馬劉聰

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  
劉暉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暉徵其將曹窋於齊  
勒遊騎獲暉得彌所與窋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  
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  
也彌惡之偽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  
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  
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徇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  
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

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

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譙于己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荀晞王讚謀叛勒害

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  
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  
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毋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  
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  
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  
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  
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  
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

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  
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宙擇  
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  
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  
螳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  
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  
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  
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

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遙聞將軍攻城野戰合  
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  
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  
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  
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  
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  
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  
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

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  
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  
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  
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  
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  
定江陵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  
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  
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



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竒兵拑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

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鷹為將  
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  
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  
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虎于巨靈口赴水死  
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  
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  
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行達東燕  
聞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

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  
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  
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  
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  
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  
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  
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  
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

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  
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  
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  
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埽定并薊桓文之業可  
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  
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  
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  
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

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  
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  
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  
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  
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  
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  
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

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  
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  
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  
於裏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  
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  
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  
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  
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

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  
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  
死此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  
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桮尤最其卒之精  
勇悉在末桮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  
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桮帳敵  
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桮之衆既奔  
餘自摧散擒末桮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

即以葢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葢督諸突門  
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葢乘勝  
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  
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  
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  
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  
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



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  
軍閭綜獻捷於劉聰於是將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  
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  
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  
信都建興元年石虎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  
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勃勃以桃豹為  
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  
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

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  
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憚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  
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  
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  
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  
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  
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  
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段末杯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  
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  
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  
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  
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  
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  
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  
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

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  
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  
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  
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  
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  
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

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

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  
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  
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  
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  
胡出自戎裔值晉網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  
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  
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  
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

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阼勒奉戴明  
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眇如子也亦遺棗  
蒿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  
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  
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  
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  
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  
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

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  
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  
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  
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  
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  
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  
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  
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



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  
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  
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  
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  
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  
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  
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  
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內人

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奈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

還為寇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餓人皆疏  
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以彊兵禦我也若大  
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  
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  
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  
其實仇敵若修賤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  
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  
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

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  
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  
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  
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  
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  
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  
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  
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

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  
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  
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  
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為天也  
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  
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素高田矯等以  
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  
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為寧

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  
遺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  
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  
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  
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  
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  
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  
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

於廩丘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  
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  
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秦琨司馬溫嶠西  
討山胡勒將遼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  
下州郡閔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  
叛于勒遼明攻甯黑于荏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  
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  
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

矢加崇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  
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  
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  
將劉劭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  
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  
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  
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  
程遐屯于昌亭為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



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  
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遂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  
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鴞救演  
虎退止廬關津避之文鴞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  
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  
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虎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  
文鴞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  
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

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玷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

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  
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  
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  
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  
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  
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  
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  
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

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  
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  
諸將誦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  
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并兖州流人  
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  
馮睹久而不克勒問計于張賓賓對曰馮睹等本非明  
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  
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

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望而至勒曰  
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  
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  
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  
于幽州溺水而死馮睹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  
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  
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回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  
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旦

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虎濟自長壽津寇  
梁國害內史荀闔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  
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  
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  
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  
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  
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  
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段末杯殺鮮卑單于

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  
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  
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  
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  
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  
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熏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  
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  
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

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已帥



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  
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  
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  
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  
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  
於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  
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  
之推斬明為盟主遣泰及卜元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

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  
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  
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于劉曜晉  
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虎率  
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  
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  
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聰二墓收劉粲已下  
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

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  
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  
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世子為王太子勒舍人曹  
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  
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  
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栗邑停  
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  
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

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虎救川逖退屯梁國虎使揚武

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  
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  
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  
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  
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  
妻子匹磾奔邵續曹窋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  
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  
于廣宗石虎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

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  
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  
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道隆殷  
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  
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  
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  
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  
龕叛降于勒石虎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

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稱頌功德請依劉備在蜀  
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  
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  
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  
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內史準禹  
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  
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  
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

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太興二  
年勒偽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  
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  
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  
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宮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續咸  
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  
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  
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



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  
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虎為單于元  
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勲教國子  
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  
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  
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  
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  
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

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後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  
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  
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  
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郃續別營十  
一皆下之續尋為石虎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  
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  
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使張  
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三百

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虎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虎攻豹豹夜遁虎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七族者三百戶于

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翦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  
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何人而不彈白邪翦  
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使石虎擊託  
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  
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

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疋石

虎攻段匹磾於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  
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虎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  
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  
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  
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  
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  
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  
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

置守冢二家冀逝如趙佗感恩輟其冠暴逝聞之甚悅  
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  
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充  
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井木  
斜縮斬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  
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  
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  
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斗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歲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足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



充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  
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  
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溫麻是布衣之恨孤方  
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  
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  
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  
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

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  
署石虎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  
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先是勒世  
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石虎統中外  
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  
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  
石虎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擲殺  
之令步都等妻子剝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

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充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

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時祖述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於鄯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於

河西左軍石挺濟師於廣固曹寔降送於襄國勒害之  
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寔衆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  
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虎乃留男女七百口  
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  
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  
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  
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  
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

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遐  
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汭石生攻劉曜河南太守尹平於  
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  
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  
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  
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  
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

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  
卒屯於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  
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  
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  
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  
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  
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  
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



乃賜琅朝服錦綃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  
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  
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  
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脊以并州叛於勒先是石虎攻  
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虎又攻  
王騰于并州斬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  
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  
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

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  
殿立桑梓苑于裏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  
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  
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  
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  
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  
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  
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

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虎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為  
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虎深恨遐遣左右  
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  
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  
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克遂寇  
汝道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  
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  
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

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  
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懸  
為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  
始立秀孝試經之制荏平令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  
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  
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  
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  
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

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  
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  
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石虎于高候遂圍  
洛陽勒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  
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教程遐等固諫  
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  
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  
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

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  
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  
滎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  
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碣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  
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  
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  
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

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虎率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口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



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  
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數邪  
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  
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石虎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  
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  
牧守宣言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  
渴讜言也虎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  
子玉璽各一于勒虎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獲

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  
勒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  
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虎等  
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  
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  
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  
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  
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

陽王中山公虎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  
石堪彭城王以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  
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敦為  
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  
馬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  
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開  
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  
二十二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

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  
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  
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  
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  
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  
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  
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  
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

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冠襄陽勒驛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

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  
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  
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  
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  
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  
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  
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  
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緒妻一

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  
麗肅慎致其楷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  
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賓鄯善大宛使獻其方  
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  
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  
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  
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  
中賜絹十足縣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

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為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



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耳人家有百足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疋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

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  
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  
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  
模蜀梓潼建平漢回三郡蠻已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  
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  
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  
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

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  
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  
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  
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  
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允  
攻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  
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

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  
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電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  
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  
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  
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  
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  
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  
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况

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  
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  
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  
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  
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  
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  
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  
按春秋歲水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

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  
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  
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電也以子推  
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  
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  
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  
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石虎  
之門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

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  
樊追戰于淠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收所掠  
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虎第謂之  
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  
悵悵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  
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  
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  
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

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  
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  
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  
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  
而還召石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  
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  
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  
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



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  
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  
蝗虎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  
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足交錯聲  
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  
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  
甚遺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嫁娶祭祀  
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

載以常車無箴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  
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  
相維推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  
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  
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  
陵偽諡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  
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

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  
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  
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  
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  
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  
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  
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  
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

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豫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

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効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已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  
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盜者乎臣因緣多幸  
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  
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  
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

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  
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  
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  
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  
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  
帝王劉備雖紹興已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

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天下  
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  
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  
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  
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  
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弘使臨軒  
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  
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

亂之弘泣而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  
何足豫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  
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  
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摠攝百揆虎偽固讓  
久乃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虎妻鄭氏為魏王后  
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  
將軍錄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  
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



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  
補左右丞相閑任虎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  
宮曰宗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  
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  
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  
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  
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  
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

同討桀逆茂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  
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譙城  
虎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灸而殺  
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虎殺之尊弘母程氏為  
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虎  
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  
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  
軍郭權率鮮卑涉瑣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

繼發次蒲阪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  
史劉隗皆戰死虎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  
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  
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  
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虎  
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  
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  
部下斬生于雞頭山虎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

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虎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敷等懸軍追北為

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虎幽之弘齎璽綬親詣虎諭禪位意虎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荀邪父曰寇覓勒父朱  
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  
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  
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  
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  
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  
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  
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虎

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

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虎自以勲高一  
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虎  
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  
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  
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  
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  
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  
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



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  
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  
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  
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  
書左僕射魏概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  
閻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  
子邃為太子虎以識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  
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廔陶之柳鄉立停駕縣虎徐

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虎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遠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虎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愷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

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  
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邃  
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  
芝為宜城君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  
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  
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  
尤甚之處差復一年虎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虎  
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

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  
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虎以  
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  
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  
朝會即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  
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虎如長樂衛  
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  
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魚于鄴

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  
橧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  
尺深二尺運至鄴虎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  
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  
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  
弘美亦措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  
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  
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

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舉經中  
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  
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虎署  
鞠等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  
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  
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  
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而橋竟不成役夫  
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掾捕魚以濟老弱

而復為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鐙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

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倖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遐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其太保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斬成公遐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



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司馬武皇帝父寇覓為太宗孝皇  
帝立其鄭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遠為天王皇太子親王  
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  
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  
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  
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元龜者水之精  
也王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  
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

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慙然  
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  
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元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  
造此璽彊遇而獻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  
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  
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  
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  
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

有寵於虎遽疾之如仇虎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遽以事  
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  
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遽甚恨私謂常從  
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  
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遽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  
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  
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遽  
亦昏醉而歸遽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遽遽怒殺其

使虎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  
劒擊之虎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  
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  
不謝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  
便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  
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  
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  
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

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  
李子楊游于鄆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  
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湛謝  
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  
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湛為左右大司馬樂子  
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  
色無異於生虎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  
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

奔易京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  
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  
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虎眾次金臺支雄  
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  
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眾降于虎支雄攻安次斬  
其部大夫那樓竒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  
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  
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

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虎  
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  
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  
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  
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  
于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  
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  
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

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克旣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虎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虎謀代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



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

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虎聞之驚怒方食吐哺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

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

免郎中魏彛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  
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  
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  
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元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虎  
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  
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  
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擢

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  
州郡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  
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  
在戎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  
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  
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  
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  
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

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  
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  
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  
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  
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  
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虎將討慕  
容鉞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  
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

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虎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畧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卒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

奔于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  
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  
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  
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  
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  
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方必臻也於是遣宏  
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  
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虎之盛遣其

別駕馬詵朝之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虎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虎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虎志在窮兵以其



國內少馬乃禁畜私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虎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

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入諫其辭切直  
虎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  
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  
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  
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  
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  
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  
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克之制征

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  
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  
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  
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  
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虎大悅曰虎者朕也自  
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  
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  
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十時祆怪尤

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  
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  
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  
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而  
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  
宣荒酒內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  
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

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  
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  
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虎獻駿  
馬萬匹虎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  
西伏都敗績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  
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  
春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

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虎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虎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虎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虎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

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  
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  
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虎  
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  
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虎如其言  
既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  
承宣旨言於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

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虎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虎下書切責台輔百司令各上封事指陳變眚極言無



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  
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虎  
先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  
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虎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  
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  
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  
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  
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

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眊眊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豫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

憚之側目虎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  
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  
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  
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  
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  
城長安未央宮虎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  
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  
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

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

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遼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虎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

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  
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  
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  
謗朝政虎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  
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  
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上疏為之申理且乞  
止長安洛陽作徒及休宮女辭旨訐直虎省之不悅憚  
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永和三

年虎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  
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  
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  
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首尾麻秋  
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  
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  
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克武街執重華護  
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虎又以孫伏都為征

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  
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虎並貪而  
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城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  
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  
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至  
是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版厚一尺積版厚  
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  
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



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  
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  
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  
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  
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  
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  
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  
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元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

十六白虎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  
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  
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  
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  
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  
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  
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園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  
踞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

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峽敗

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達率衆七千降于虎自  
河已南氏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  
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  
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  
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  
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  
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  
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

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款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

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哀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懼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

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虎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鏢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賭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

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虎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



侍趙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  
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  
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  
殺之虎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虎議立太子  
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  
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  
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  
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虎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

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  
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  
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  
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  
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  
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虎使張豺問  
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虎  
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

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虎召太常條攸光祿  
勲杜嘏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  
明之署攸太傅嘏為少傅虎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  
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寧百官增位一等  
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  
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  
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  
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

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  
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  
載以輅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  
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  
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  
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  
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  
東出潼關進如洛川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

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勛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

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  
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  
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  
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  
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  
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  
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

於西閭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  
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  
為皇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  
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  
亦竟無行者尋暈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虎命殺斌  
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  
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  
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虎亦死虎始以咸康

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虎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



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  
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  
矣但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  
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  
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  
衆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  
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者舊羯士  
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戍也踰

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

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  
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  
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  
世為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  
殺之世凡立三十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  
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  
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鑒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  
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

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  
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  
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  
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  
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  
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  
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  
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

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虎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帥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

進退屯廣陵陳遼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  
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  
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  
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是率  
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  
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  
壁有衆五萬以應勲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  
騎距勲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為名因

劫苞送之于鄴勲又為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

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  
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  
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  
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  
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  
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  
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  
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



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

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  
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  
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  
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  
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  
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  
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已也  
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

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  
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  
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  
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  
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  
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  
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  
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

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

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須

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

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

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溢口張賀度據

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

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

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

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  
七萬伐鄴石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  
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  
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  
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  
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虎  
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  
而斬之於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

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  
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  
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  
帝永和五年滅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淵輔漢將軍

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又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親臨哭

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  
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  
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  
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  
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魏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  
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勒破陳午獲贍時年十二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  
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  
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  
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  
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  
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  
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  
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

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  
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李農為  
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  
其子允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  
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  
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  
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  
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

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

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縣亘百餘里雖  
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  
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  
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  
允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祿  
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  
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  
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

州援祇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漏頭傷  
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  
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  
為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冉閔  
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  
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  
挫其議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  
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

經昂當殺胡王一戰百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允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紉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虎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

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  
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  
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  
還莫有知者内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父  
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  
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  
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

謂左右曰已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祇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吉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祇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於柏人閔命焚祇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



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  
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  
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  
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  
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將  
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  
馬清河王寧以秦彊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  
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

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  
軍范路帥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克幽薊  
畧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  
閔大將軍董閔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  
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  
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過恪而避  
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鑱連  
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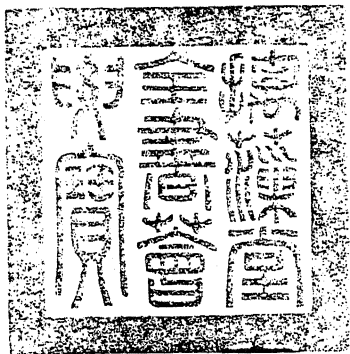
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  
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  
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  
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雋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  
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  
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雋怒鞭之  
三百送于龍城告虜虢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  
弟宗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

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  
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  
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  
還鄴復命幹沈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  
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  
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卿  
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為然乃出璽付之施宣  
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馮

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  
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  
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  
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雋送閔既至  
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  
月不雨至于十二月雋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  
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膳錄監生臣夏毓圻